

关注

李铁夫: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

□薛 良



木帆船图(纸本水彩)



想象画(纸本水彩)

12月12日,“人中奇逸——李铁夫艺术精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拉开帷幕。此次展览由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省美协、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北京画院联合主办,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画院美术馆共同承办。作为北京画院2018年的“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家系列展”收官之作,此次展览全面呈现了李铁夫创作的油画、水彩、国画、书法等各个艺术门类,汇聚广东省三家艺术机构所珍藏的李铁夫艺术精品73件套。

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李铁夫曾被孙中山赞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李铁夫不但是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早到海外学习西方艺术的中国人,还是同盟会的元老、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李铁夫曾言:“平生两大嗜好:一是革命,二是艺术。”李铁夫终身未娶,孑然一身,一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也给后人留下无数的谜团。他青年时期便赴北美谋生、求学,曾在海外生活40年之久;他曾追随美国艺术大师萨金特、威廉·切斯等人学习,在美国艺坛取得傲人成绩;他曾组织开办华侨电影公司,并自任导演为宣传民主革命进行募捐。

回国后的李铁夫经历多次辗转流离,宏图难展,惟有寄情于艺术创作。新中国成立后,已经81岁高



菊花(红瓶之二)(布面油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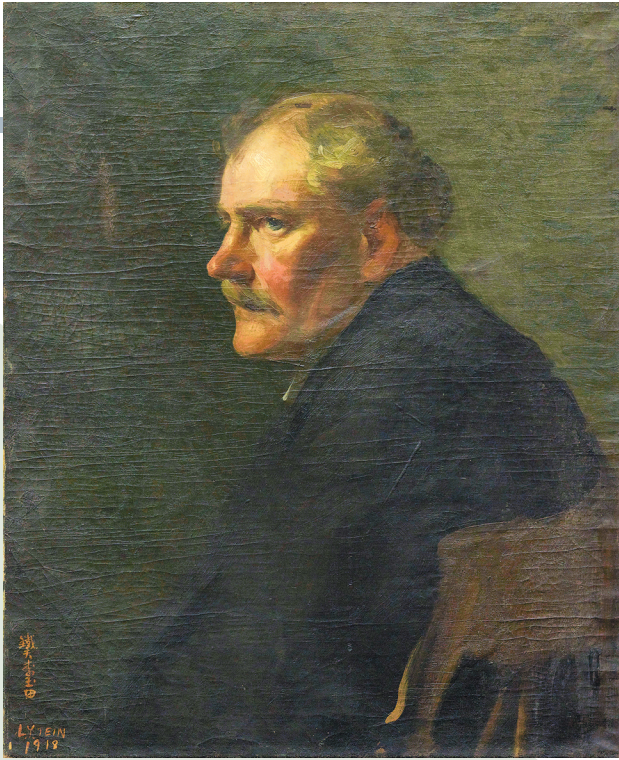
龄的他在人民政府邀请下,欣然从香港回到广州,为广东美术事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最后的力量。李铁夫丰富而卓越的艺术成就,以及坎坷而传奇的人生经历,堪称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人中奇逸”。

1952年,李铁夫在广州去世,早在生前他便表示要将自己身边的美术作品与遗物全部捐赠给国家,这部分作品由其生前供职的华南文学艺术学院保存,后来该学院并入广州美术学院,由此广州美术学院也成为当今集藏李铁夫作品最完善的艺术机构。此次精品展便是以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所藏的李铁夫捐赠作品为基础,同时系统梳理国内官方机构所藏的李铁夫艺术精品。

本次展览依据李铁夫的艺术创作和人生轨迹分为三大主题板块。第一板块“油画创作与革命时刻”,集中展示了李铁夫在海外的革命经历与归国前后的油画创作,如《音乐家像》《画家冯钢百像》等堪称中国油画史上的经典作品都在展览中与公众见面。第二板块“水彩写生与动乱萍踪”重点梳理了李铁夫归国后辗转多地的人生经历,以及根据自然写



爪木飞鹰(纸本水墨、铅笔)



音乐家(布面油彩)

生所绘制的水彩作品。第三板块“书画言志与隐喻象征”则意在突出艺术家于中国传统水墨领域所进行的探索,尤其是鹰、虎等题材的水墨作品,集中反映了李铁夫的耿介性格与关心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在展览中尤为引人关注。

展览还专门设置了两个独立单元向公众讲述李铁夫暮年归国后的主要人生经历和艺术主张:“李铁夫与广州美术学院”详细讲述李铁夫与广州美术学院的渊源,以及李铁夫对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教学的诸多贡献。“李铁夫与齐白石”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铁夫对于艺术创作的追求。齐白石与李铁夫两位艺术大师虽然在生前并没有交集,但是李铁夫却对齐白石的艺术极为推崇,在艺术观念上两人也有颇多不谋而合之处。在早年的文献中,还曾出现过“北齐南李”的说法。

一直以来,我们对于李铁夫艺术创作风格及成就的认识过于片面化、碎片化。我们都知李铁夫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但是却没有太多机会欣赏到他的艺术原作,对于艺术家的学术研究更是无从谈起。此次展览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李铁夫作品首次集中走出广东,在首都北京进行展览。这无疑会为业内学者和社会公众提供一次全面认识、重新理解李铁夫艺术价值的绝佳机会。

中国民族美术艺术委员会换届、中国美协漫画、少儿美术、雕塑、

12月11日,中国美协漫画、少儿美术、雕塑、民族美术艺术委员会换届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主任丁杰、副主任李伟、艺委会工作处副处长贺绚珣,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家等10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由李伟主持。

会上,徐里宣读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关于四个艺委会成员的聘任决定。漫画艺委会名誉主任为徐鹏飞,主任为陈黎青;少儿美术艺委会主任为尹少淳;雕塑艺委会主任为黎明;民族美术艺委会主任为殷会利。此次会议是中国美协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精神,为推动新时期美术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依据《中国美术家协会章程》和《艺术委员会条例》的有关规定,聘任第五届漫画艺委会成员18人,第五届少儿美术艺委会成员19人,第三届雕塑艺委会成员24人,第二届民族美术艺委会成员22人。委员选拔自各领域具有杰出成就的专业权威、精英和青年骨干,在各研究方向上具有学术代表性,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热心艺委会公益活动。

徐鹏飞、陈黎青、尹少淳、黎明、殷会利分别发言,对各艺委会工作进行了总结,对各专业美术未来发展进行了规划。当日下午,各专业艺委会分组召开工作会议,谋划今后五年工作重点,围绕出精品、出人才交流意见,对中国美术事业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就未来发展谋篇布局。新一届艺委会的组建,更具有学术性,更突出引领性,在新的发展时期将会继续肩负使命、砥砺前行、开拓创新,为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进步发挥积极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国梦”贡献专家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丘壑澄怀·中国书画名家学术邀请展

12月12日,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主办,大道堂美术馆承办的“丘壑澄怀·中国书画名家学术邀请展”在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展出了龙瑞、程大利、曾来德、马新林、陈仕彬、王平6位书画家的100余件书画新作。

据悉,6位参展艺术家的年龄从“40后”到“70后”皆有。他们在创作中坚持书画并修,均为当今画坛颇具影响力的代表性画家。此次展览以“丘壑澄怀”为主题,既是对宗炳“澄怀味象”绘画美学的现实观照,也寄寓着参展画家共同的画道修养观。正如此次展览的策展人陈仕彬在展览序言中表示:“有识之士,抱道自高,潜心深研笔墨,志在传续文脉。越来越多的画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山水画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能脱离中国文化之根,当代山水画家无论如何与时俱进,都不能丢掉澄怀求道之心。”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带领观众走进几位艺术家的内心世界,使大家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精神坚守和创作理念,领略他们对中国书画乃至中国文化的心之所倾和情之所寄,并为当今画坛带来独特启发意义。展览将持续到12月20日。

□陈履生

主题美术创作需要源于历史和生活的真实性

50年代那种质朴的表现现实的方法,对于题材的过度装饰已经成为“当代性”的特点,并表现出与时俱变的中国特色。以黎冰鸿的《南昌起义》为例,藏于国家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1959年和1960年的第一稿,与藏于中国美术馆的第二稿的差别在于画面中的红旗,第二稿改变了第一稿中自然垂下的红旗而变成飘扬的红旗,到了1977年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和上海龙美术馆的第三稿,不仅是红旗飘扬,红旗的数量也由原来的4面增加到7面,还不包括远处。这不同的版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时区,其中的变化是画面上的红旗越来越多,色调越来越明亮、越偏红。或许这就是“当代性”。发生在同一位画家、同一主题、同一构图的不同时期的作品,以增加红旗、改变画面明度和色调的办法,在不同的时期诠释了对题材的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这种对题材的装饰正是1949年以来,特别是那十年中的美术所表现出的“当代性”的特色。而在21世纪以来的主题创作中,这种极度装饰题材的问题或倾向,以无差别的对“主题”和“创作”的理解,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题美术创作的艺术特质。

当下主题美术创作中的过度装饰,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画家对主题理解的问题,以装饰的方法遮蔽了主题创作中的叙事与表现的关系,也消减了语言表现的力度和画家表现主题的能力,因此,过度装饰就像现在普通人家的装修一样,在过度装修的过程中,往往是一些装饰内容的叠加,往往是手法的重复利用,从而形成了一种缺少个性和艺术表现力的新八股。表现主题失去了对主题理解和认知的深度和广度,就只能依靠一些概念和符号来点明主题或装饰主题。比如,在历史画创作中,红旗的运用几乎是常规的手段,可是,看看石鲁1959年创作的《转战陕北》中就没有红旗,但这一题材在今天的创作中出现红旗则显得很常规。《转战陕北》之所以成为新中国美术创作的经典,就是因为它有着不同于常规的艺术特色。而我们今天看黎冰鸿的《南昌起义》的三个版本,显然,最初的那个版本是最好的。由此看主题美术创作如果缺少对于主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不管是如何装饰、如何美化,实际上最终暴露的是作品表现主题的贫弱。因此,看近年来的全国美展等重大展览中的作品,能够留存于人们记忆中并成为“当

代性”代表的优秀作品寥寥无几。因为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创作方法所造就的“新八股”,正成为影响今天美术创作品质的重要问题。对主题理解和表现的概念化,不仅是关系到当代主题美术创作的质量问题,还影响到人们对于主题创作的兴趣,因为艺术性的欠缺而消减了其功能性的表达。表现历史或反映现实的主题创作,如果失去了基本的源于生活、源于历史的真实性,艺术家再怎么努力利用其语言去表现,再怎么强化装饰性的方法去修饰主题,其结果都是苍白乏力,都经不起推敲。这需要警惕和觉醒。

主题美术创作的表现与装饰成为当代美术创作中的主要问题。在这样一个突出的“当代性”的问题中,一方面是画家忽视了对特定历史时期中相关历史问题的认知,尤其是缺少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对历史资料的充分把握,而其核心是缺少对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热情和基本的兴趣,往往是为了接应工程或为课题相关的名利所诱惑。另一方面,画家在创作时再也没有像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画家那样深入到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去体验生活,所谓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今天已不复存在。今天所谓的“上山下乡”,基本上都是采凤式的蜻蜓点水,缺少对生活本质问题的关注,更缺少深入的体验和发现。因此,今天这些创作中的多数缺少自觉的创作行为,实际上是应付差事,是为了获得某种机会,很多画家画的时候既没有热情也没有感觉,更没有创作的冲动。

如此,“当代性”问题的提出,实际上用“当代问题”更为恰当。主题美术创作的当代问题,正成为考验我们未来主题美术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隘。如何突破这个关隘所形成的若干问题,正在考验我们的当代美术创作,包括考验主题美术创作的组织者。从近70年的主题创作来看,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但是,作为艺术创作,主题美术创作以及当代性都应该有着如下的基本认知:

“当代性”不能偏离艺术的原则和规律;
“当代性”在表现主题方面不能违背历史或现实的事实;
“当代性”依然应该是以艺术性为品评的标准,依然应该有艺术家的个性和真情实感的表达;
“当代性”如果过度装饰题材和内容,将成为审视当代美术创作中的一个贬义词。

视觉前沿